

桓公葵丘大會盟





晉獻公寵妾  
逐子



桓公陽谷寄太子







秦穆公救晉飢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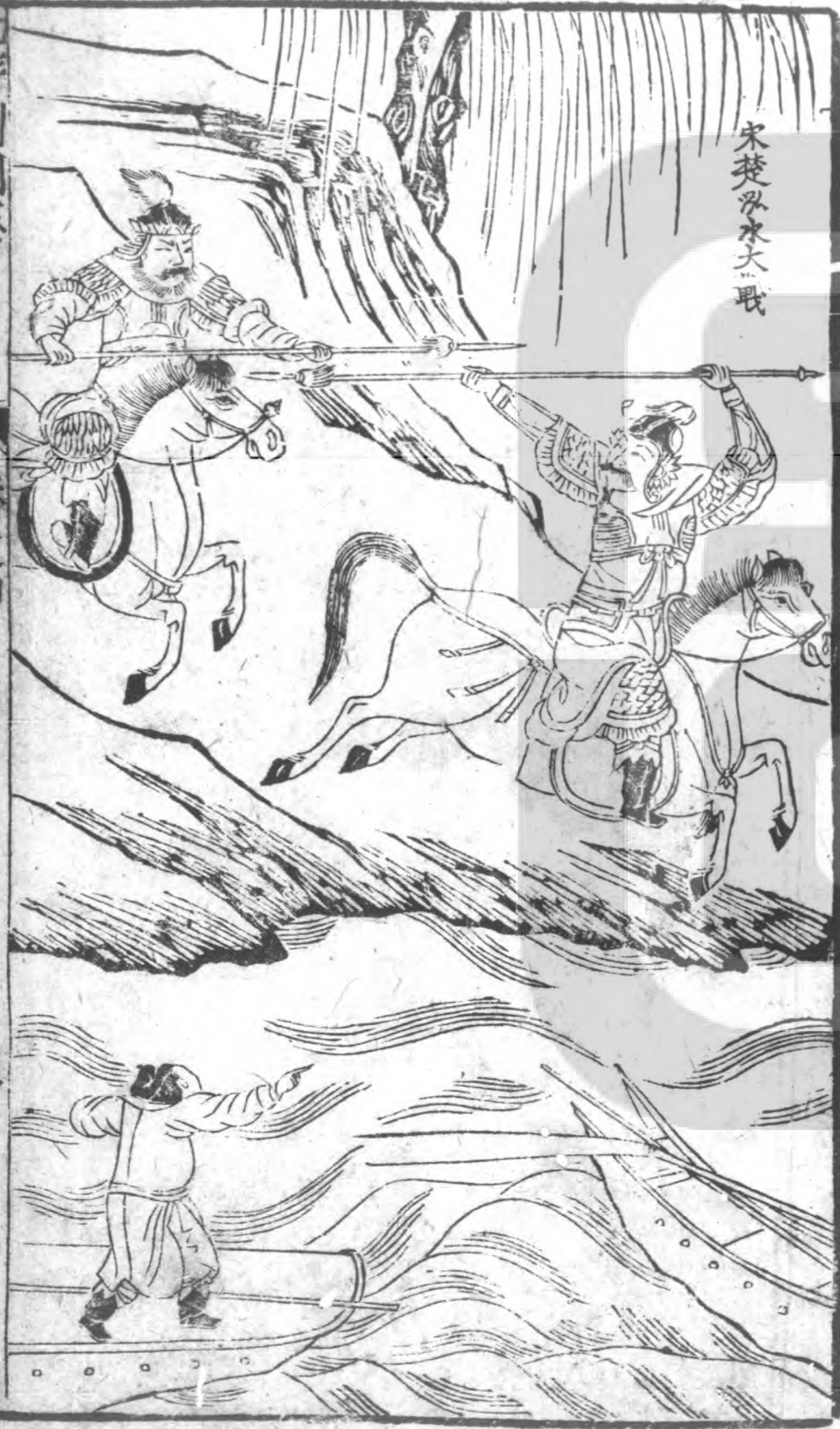


驪姬設計誦申生





宋楚泓水大戦



五分子争権乱宋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重校

古吳朱 篁叅閱

起自周僖王元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桓公葵丘大會盟

襄王謂宰孔曰朕遭骨肉之亂煩齊侯平戎定亂今

日郊祀禮畢合頒胙肉祭肉曰胙以賜齊侯彰其寵

錫以崇殊遇於是卽命宰孔奉胙肉往齊厚待隰朋

遣歸却說管仲告桓公曰隰朋必能定大位主公宜

傳好

率諸侯入賀庶幾不朱成盟權柄公曰宜在何處期  
 會仲曰齊自北杏定霸以來雖常盟會皆列國兵車  
 會議而已今日乃匡合朝王之會不比尋常宜在葵  
 丘齊之地名在陳留縣東大地築壇壝期會可也公  
 曰仲父施行便是管仲遂令東郭牙督五百吐兵往  
 葵丘措置東郭牙引兵至葵丘擇方圓八百步之地  
 築壇一所高聳十餘丈布南北君臣之位列上下三  
 層之階金壁輝煌珠翠圍擁布列整齊桓公與眾文  
 武來至傳令在第一層壇設黃金御座七寶幃蓋以  
 按人君南面之位第二層壇左列與周同姓諸侯之

齊列  
見周

文官  
武官  
濟洛  
印卷

位曰魯曰鄭曰晉曰衛曰曹曰蔡右列與周異姓諸  
 侯之位曰齊曰宋曰陳曰楚曰滕曰薛各蓋綠羅珠  
 傘錦標著號第三層壇左序上卿管夷吾大司徒  
 孫在大司田甯越大司理賓胥無大司諫東  
 郭牙中軍大夫鮑叔牙下軍大夫雍廩中軍  
 督謀甯戚中軍參謀公孫隰朋右序大司馬王  
 子城甫折衝將軍仲孫湫征虜將軍衛公子開  
 列大工正陳公子完平戎將軍豎刁中護參  
 軍管至甫偏將軍連稱中軍都督高敬仲俱各  
 衣冠濟濟弁冕袂袂以引列國群臣立東西之楹以



置及地樹左右之標以懸鐘鼓又令一千二百五十  
名壯兵分爲五隊各執青黃赤白黑旗屯於五方以  
按五行壇上盡飾金珠錦綉布列銀燭奇燈異香馥  
馥庭燎熒熒瀕史列國諸侯皆至桓公又令公子無  
虧桓公長子序諸侯之位諸侯推讓升殿各就本國  
列國群臣皆循齊臣之班桓公起告諸侯曰今日乃  
天子初登大位故寡人會公等入京朝賀必在壇上  
北面朝王然後立盟可也諸侯皆拱手曰聽命桓公  
乃引列國君臣望北下拜環珮鏘鏘威儀翼翼山呼  
之聲振于十里之外禮畢各就本位管仲歷階而上

頃也  
二十  
自見  
不樂  
而樂

冠  
一會  
像  
句

今日  
方知  
天子  
尊

告諸侯曰今日乃衣冠之會不必殺牲歃血但載書  
立誓以定同盟可也桓公卽秉筆立盟曰凡我同盟  
之人協匡王室言歸于好第一要誅不孝無易太子  
無以妾爲妻第二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第三敬老慈  
幼無忘賓旅第四士無世官官事無攝無得專殺大  
夫第五無曲防無過穉無有封而不告有犯已上五  
等許列國共討之諸侯皆曰謹受命言未訖小卒報  
王使至桓公降壇迎接宰孔告曰天子初立皆賴盟  
主之德今祭祀天地相先令孔奉胙來賜桓公升壇  
望北謝恩宰孔曰天子有言盟主年老加賜一等免

姓平...  
...

於拜謝桓公大驚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何敢不  
拜以廢君臣之禮哉遂再拜稽首諸侯皆曰今日方  
見君臣之禮耳 後人有詩云

壇築三層聳碧空

韶音金鼓振空中

衣冠煥煥昭文雅

劍戟森森建武功

五義申盟金石固

片言載誓地天同

寥寥四百春秋世

始見葵丘一會公

潛淵讀史詩云

桓公仗義輔周王

糾合葵丘第一良

鐵筆立盟申五命

錦書定誓正三綱

天威咫尺寧矜傲

禮制尊卑敢崛強

從此君臣知降殺

夷吾抱負愈隆彰

桓公兵車之會惟葵丘第一有四六之詞一篇曰

五霸之業桓文第一糾合之功葵丘爲最築數丈

之高壇上薄青霄圍幾圍之平地四連線野金壁

騰光照耀九天日月鐘鼓節韻振轟千里風雷庭

燎焜煌煌之晝獸鳴嘖嫋嫋之烟幕張紅羅列旌

旄以環衛旗標黃纛布戈戟以森嚴桓公儼穆穆

之容群臣序彬彬之秩有司戒期羽書馳告於是

車馬滾紅塵奉一命而四方輻輳衣冠彰富貴會

可移  
詩亦  
之意  
之筆



詞儘  
難傳  
尚多  
不似  
伯國  
語

五爵而列國騁馳翰苑儒林文臣序彬彬之貌烽  
屯蟻聚武將耀赫赫之威俎豆獻庭駢圭交舄是  
故相推相讓歷階級而登盟壇恪敬恪守慎威儀  
以升公座周旋俯仰揖讓降升覲南面之尊環北  
辰之拱環珮鏗鏘之音徹透九霄山呼萬歲之韻  
振聞十里踧踖其儀抑首就位于是管仲定盟諸  
侯歆血申以王命之嚴若挾河淡永以載書之信  
似轟雷霆威著德輝諸侯守超雄之大誓目眩氣  
奪士卒駭拔俗之偉觀獻酬未畢天使來臨鳳翅  
翱翔望南壇而降詔龍顏咫尺覲北面而酌恩三

軍鼓舞賀龍虎之相逢八音鼎沸慶風雲之遭際  
玉帛交錯葵丘之會亘五霸而無儔威德兼著相  
公之業歷春秋而莫比 入古風一篇

春秋亂世無綱紀

群雄角力相吞噬

卓彼齊桓異眾謀

仗公秉義匡王室

君不見 葵丘會

衣冠文物兩彬彬

赫然聲振為第一

巍巍壇壝值雲空

煌煌金壁光侵日

文臣下筆風雨驚

武將橫戈鬼神泣

威轟雷霆服百侯

德乘陽春濡萬里

左班管鮑獻謀謨

右班賓隰相羽翼

羽書一出檄四方

膏車秣馬相期至

皇皇穆穆競獻辭

鏗鏗鏘鏘鳴圭璧

五義方經筆下盟

諸侯遵守同金石

丹鳳啣詔自西來

周王致胙彰殊錫

天子曾勞免降墻

敢把龍顏違咫尺

丈夫得志慶風雲

意氣軒昂誰可比

又一絕句云

春滿葵丘日滿天

諸侯金鼓競喧闐

桓公申義同盟語

千古猶如振耳邊

獻辭已畢桓公遂率諸侯朝周襄王勞曰國家不幸

骨肉相殘賴卿輔弼桓公稽首曰皆陛下威福臣何

有焉王又問曰聞卿臣下有管夷吾者兼備文武朕

願見之桓公引管仲入周王勞曰羽翼齊國勤勞王

家皆卿之力賜你上卿之職出入儀制但降諸侯一

等管仲再拜辭曰臣乃一賤有司其匡合之功皆臣

主公威德將佐齊力臣何敢受此重賜王曰朕以齊

侯攘夷匡周皆卿之力故賜此制今卿以德歸其王

功歸同僚其實君子不忘其本也遂賜齊侯彤弓一

把寶劔一口白旄黃鉞得專征伐斬斨自由賜管仲



上卿之職兼賜出入儀制其餘列國諸侯與齊之文武各賜黃金十鎰彩帛十端無得再辭桓公乃引諸侯及文武謝恩 史官有詩贊云

管子春秋大霸臣 尊王攘狄有聲名

當年金殿辭封誥 千古令人誦德音

宴罷諸侯辭王各歸本國管仲告桓公曰葵丘之會盟誓以立太子為重今吾國東宮未定宜早建立免致久後爭位桓公曰孤之六子桓公有六子衛姬所生名無虧少吳姬生子名無鄭姬子名昭葛姬生子名潘密宋姬生子名雍少者失名桓公正宮妃姬皆無子此六子皆嬖妾所生惟昭鄭姬所生舉止端慤

他日可承大位孤欲立之又是居次此事若何定處仲曰主公明見正合仲意二公子雖幼其賢過於弟兄宜立之以主社稷公曰無虧居長久後必起鬪爭仲曰立嫡以賢何爭之有公然之次日設宴以建東宮畢竟如何 批厨子也 孟換越 齊國亦天子

齊桓公陽穀寄太子

却說易牙有寵於衛姬其時聞建東宮趨入後宮賀衛姬衛姬曰主公主意不定焉知立誰牙曰立嫡以長理之當然何疑之有及降詔乃立次子昭為太子衛姬笑曰雍巫 易牙字 信吾言否易牙大驚曰主公

何意如此吾用一計卽反東宮之位與公子無虧衛姬曰富貴有命何必爭鬪牙見衛姬不納其計出宮門遇無虧悻悻而入牙曰公子怒東宮一事耶無虧曰父王無定棄吾立昭此皆管仲之謀也先斬此匹夫然後與昭定論牙曰公子若殺仲爭位是得罪於父也臣有一計使東宮之位反掌而歸公子無虧曰何計牙曰主公之意搖拽不定吾當以調味動之蓋易牙善調味也必得其位明日桓公設宴其味皆易牙所調其美過甚公召牙問曰天下之味子皆能調其美但人肉吾未得嘗牙曰此誠易事臣請調之次

自卽將其三歲之子殺而烹之進于桓公公食而美問曰此何肉也牙曰臣之長子肉也公驚曰卿何故殺子進吾牙曰主公所言所欲故烹進之公悔曰昨乃戲言耳何故忍此且爾子有幾歲牙詐下淚曰臣子年已三歲耳公曰已長耳牙曰長則長矣爭奈主公所欲故棄長而存幼也訊桓公棄長立幼也公愕然而退牙見計不聽枉殺其子來見無虧無虧大怒便欲仗劍來斬管仲易牙恚止之曰不可管夷吾國之大臣且未聞抗君父者能得其位今主上且年老管仲亦老不如姑俟數年若主上與夷吾俱沒則昭



殺已  
子而  
欲之  
人之  
心一  
至于  
此

無倚靠大位還歸公子無虧聽易之說罷其爭鬪說桓公聞易牙之語知無虧有謀之意以告管仲管仲曰當今諸侯宋公襄公也賢能久後必能仗義主盟公宜修書以太子之事托宋公後雖有鬪爭宋公必能定亂桓公然之遂修書令人告宋公宋公讀其書曰近別王城嘗思丰采茲因家事不寧展轉失措惟明公為能圖之尚以德義相顧不吝一行可卜吉日會獵於齊宋界上敢以諸事相寄至則萬希不爽足見明公尚德重義之實

宋公  
未六  
事矣

宋公讀罷大悅次日即治駕與數十騎來至陽穀齊

有凌  
霄去

之地名也桓公亦獨與管仲甯戚太子昭數人而至相見禮畢桓公告宋公曰葵丘誓書寡人濫主其柄今孤初建東宮恐弟兄後有爭鬪明公德高義重故以此事寄命望明公調護寡人雖死地下亦無憾矣宋公曰茲父宋公名也國小德薄不足以膺重寄然承盟主之命敢不敬奉桓公大悅命宴宋公酒至半酌令太子起舞自擊節而歌曰嗟彼鵠雛兮未能離巢將引其翔翔兮群喙其毛敬托秋風兮俟羽振而扶其騰高宋公亦起而歌曰

卓彼高崩兮。鳳雛其將。嗟我微風兮。焉搏其翔。待其羽翻成。而冲天兮。必騰千仞。而為祥。

管仲命太子起謝宴罷各辭歸國。後人有詩云

管仲宏才能遠見。先將國位屬襄公。

無虧縱有易牙計。爭似昭如有翼龍。

桓公車駕歸至城郊。見野人牧馬。內有一疋老馬。高一丈餘。規模宏壯。但其鬣落蹄蹶。骨瘦如柴。公問從者曰。此馬似吾壯年所乘。征伐之色。何以至此。乃召野人問之。野人戰驚不敢訴。告公詰其故。野人曰。此馬乃明公壯年所乘之馬。號為白雪駒也。公駭然曰。

馬念  
得人  
死力

何以老瘦在此。野人曰。昨歲有司揀選良馬以進。此馬老不中用。故棄於野。小人收而養之。公顧謂管仲曰。此馬吾乘之南伐山戎。東征強楚。橫行天下。皆其力也。少壯既用其力。而老憊顧棄其身。豈仁人之心哉。令左右取百金賞野人。贖其馬歸。令有司善喂養之。此亦齊桓公之一件好處也。後人有詩云。

老馬頻嘶綠草茵。瘦身不復壯年形。

桓公一見將金贖。高出當年霸者心。

又一首單道此馬奇異云。

一疋神駒少壯時。身高力遠甚稀奇。



馬  
道  
署  
耶

毛披白雪明如練

蹄捷秋霜快似飛

大吼一聲雷震地

長驅千里電搖旗

橫行四海曾無敵

成就齊桓霸業基

桓公歸國時東宮既定四方畧息管仲既承襄王之賜乃置三歸反坫以樹塞門飾簠簋朱弓弦出入儀制但降諸侯于一等後花塢築插雲臺終日遊玩其上畢竟如何

批 仲恐未如此遙遙

馮長仙驗夷吾生死  
忽一夜仲自覺心神恍惚眠臥不安乃散步遊於臺上時當三更左側仲仰觀天清月朗星宿森羅因而

歌曰對月豪吟

咨嗟感慨

月有長輝

人無久在

我欲乘空

那家爲愛

囑此清光

徐行我待

歌畢忽見虛危之間文星暗沒似有殞墜之象仲俛首嘆曰吾當盡矣爭奈受齊侯厚恩未能補報吾歿之後止恐國家霸權解矣次日入朝告桓公曰臣觀虛危二星名山東青州分野齊之界內之間文星晦滅臣命當盡矣桓公大驚曰仲父何出不利之言仲曰臣少年時行商過西周

即陝西咸陽也驪山下遇

一仙者自號馮長先生相臣之貌許臣壽止五旬位

居宰輔今蒙聖恩備位宰相年過五十故臣上察天  
星追思馮長之言知命當盡矣公曰仲父不必憂念  
其巫言何足信哉管仲謝恩出朝是夕遂有疾不起  
次日桓公聞管仲有病憂悶不已高僕奏曰仲父昨  
言遇仙於驪山談其生死富貴今果遇疾主公何不  
差使往驪山扣其應驗公問誰敢奉使西遊大司田  
官名甯越出班奏曰臣願奉詔公備禮與越越星夜  
投至西都入驪山問其鄉人馮先生在何處鄉人曰  
驪山之西有一老叟上知天文下達地理能識陰陽  
吉凶之道鬼神出沒之機自言周宣王之時人莫非

老若詢馮仙則無矣越知是此人遂托鄉人引至  
深谷幽處過小平崗一所草廬竹籬茅舍甚爲幽雅

鄉人指曰此卽老翁處也越入見一老叟形狀古怪  
鶴髮童顏端坐操琴越不敢擅入忽左邊一引香童  
子告老叟曰師父言今日有齊使者至莫非門外之  
客耶老翁點頭而已越自思此老未卜先知真當世  
之仙也遂入下拜老叟忙扶曰吾乃村落老叟何敢  
辱大夫之拜甯越曰吾奉齊侯之命扣先生報管仲  
吉凶先生請驗與吾回報老叟曰管上卿之生死富  
貴三十年前已與之親談也今日何必再問遂隱而



不答越再三哀告先生如不賜吾一言吾不敢返命耳老叟取紙筆書十六字付越曰龍值水位鼠從火興一虎歸窟蛟蚓塵埋越受之不解其意拜辭歸國將此十六字呈獻於桓公桓公不解其義問於群下中軍諮謀寧戚進曰此明仲父當盡之謠也公曰何以知之戚曰龍者人君之象水者納音之號當今周王襄王也七年歲在丙子丙子納音屬水故曰龍值水位也鼠者子之生肖火者丙子所屬今年丙子太歲故曰鼠從火興一虎歸窟蛟蚓埋塵皆人臣去世之義此臣所以知仲父今歲必終也桓公聞戚之言

遂往仲宅問病時管仲甚危不得起伏公就其臥榻問曰仲父病體若何仲曰臣將與世相絕但上負主公之恩下負叔牙之德耳公曰仲父與叔牙何德仲曰臣少與叔牙同賈音古分金嘗多與臣不以臣爲貪得知臣家貧也臣嘗謀事窮困不以臣爲愚昧知時有利不利耳臣嘗三戰三敗走不以臣爲怯弱知臣將留命而奉老母也臣嘗三仕三見逐叔牙不以臣爲不肖知時有不遇耳生臣者父母知臣者惟鮑子一人而已公曰誠哉是言非叔牙薦仲父寡人焉能強大其國然仲父脫有不虞群臣誰可代相者仲

曰知臣莫如君臣不能盡識然臣嘗觀群臣之行易  
刑則殺子要君開方則背父逃國開方衛公子逃來  
者豎刀則自刑求位豎刀自刑其身以求其位三者  
皆非人情不可擢用公叔牙隰朋甯戚賓胥無四子  
子何如仲曰叔牙好善胥無好直甯戚能事然皆不  
能以定國政至隰朋則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家若  
代臣治政其惟隰朋可也仲言畢又嘆數聲曰朋也  
牙也天生二子爲吾喉舌吾身將斃而喉舌安得獨  
存乎遂卒時周襄王七年歲在丙子秋八月也  
批叔牙薦仲之薦非牙果是也

魏近林先生詩云

小白匡周定霸都

謀臣出類獨夷吾

定民制軌當時少

富國強兵天下無

德愧伊周難並駕

才有且尹有餘孳

雖然詐力非王佐

列在春秋亦丈夫

史官亦有詩云

管仲原非王佐倫

獨扶霸者定乾坤

三歸反玷才妨德

詐力應知絕孔門

又宋賢有管仲廟贊曰

夷吾當世傑 一遇霸齊桓 事業深河海

未  
曾  
管  
仲  
亦  
心  
服



功名高太山 民生免左袵 周室賴尊安

仰止春秋上 遐踪獨步難

又武成王廟有管仲從祀贊曰

春秋之盛 小白居先 霸者之佐

夷吾最賢 存邢救衛 制楚平燕

三歸反坫 不罪宜然

鍾谷先生詩云

自釋堂阜鄉縛時 抱才疋馬入東齊

丹書勒就王家業 赤手撐成伯國基

名振華夷傳後世 功披黎庶且當時

雖然忘死人臣節 白璧微瑕不足譏

居易子有詩云

帶鈎射中是堂俘 九合功成乃丈夫

假使當年無鮑叔 至今誰說管夷吾

批 生步大辰經綸一匡天下 覆子死後三辟恨

史臣評曰

夷吾量雖褊淺亦能容衆不拘小節因事納忠臨機應變况征伐成功不矜其有又與士卒同其苦故得人之懽心其所以左右桓公知無不言言無不中者故能以區區之齊遂成霸首云者宜然乎

桓公大哭歸朝謂群臣曰。老天不欲吾安天下也。何奪吾仲父之速耶。命以侯禮葬之。又詔滿朝文武及齊都百姓。俱各掛孝一日。百姓聞訃。不論遠近閉門慟哭如喪父母。列國諸侯皆感其德。盡以大禮來賻。先是桓公嘉管仲之功。有大夫伯氏者。有罪桓公卽奪其駢邑。齊之地名卽伯氏所封之也。以賜管仲。伯氏知已之罪。而服管仲之功。終身不敢怨仲。此亦管仲能以德服人也。桓公感管仲之言。欲封隰朋爲上卿。隰朋退謂家人曰。吾與管仲德業相信。今仲歿。吾將休矣。是夕遂卒。鮑叔牙不數日亦相繼而終。皆如

管仲臨死之言也。後人參馮長仙。一虎歸窟。蜈蚣塵埋之言。或謂管仲乃尾火虎。隰朋爲角木蛟。叔牙爲軫水蚓。皆是上天之星宿也。後人有詩一絕。單道馮仙之驗云。

三宿當年共降齊。

馮仙未卜早先知。

匡扶齊國霸成日。

蛟蚓埋塵虎亦離。

批 三子輔桓公。霸業已成。惜乎相繼而歿。晉獻公寵妾逐子。

話分兩頭。却說晉獻公名侂。諸唐叔虞之後。武公之子。駕坐絳州。卽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也。文有荀息。



里克丕鄭士蔿趙夙趙衰狐突狐偃武有畢萬先軫  
先友先丹木羊舌罕夷顛頡介子推魏犢音仇等。又  
有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奚齊卓子雄兵五十萬。  
戰將一千員。虎視列國。一日獻公升殿。文武山呼已  
畢。公謂群臣曰。昔者吾伐驪戎。驪戎曾以女事吾。觀  
驪姬賢德。足可母儀天下。今又生二子。奚齊卓子吾  
欲立驪姬爲夫人。卿等何如。群臣皆曰不可。王公內  
有賈夫人。無子姜夫人。申生之母也更立驪姬爲夫  
人。則貴賤不敵。恐生內亂。公開群臣不從。默然不悅。  
有近侍宦官梁五。東關五二人曰。王公立一宮。以爲

外能  
不后  
政

夫人此乃內事。何必決疑於臣下。公大悅。遂令二太  
監奉冊立驪姬爲夫人。文武退朝。二太監奉冊拜驪  
姬爲夫人。驪姬大悅。賜二臣金帛。問曰。汝等能設一  
計。令主公立吾子爲太子。以易申生。久後吾兒得嗣  
大位。汝等富貴豈不久哉。梁五進曰。臣有一計。能令  
主公立公子爲東宮。姬曰。汝計何如。梁五曰。左右耳  
目所在。不必言出。但請夫人次日與公同宴。臣請獻  
計。姬悅。次日命設大宴於後宮。獻公退朝。驪姬迎入  
飲宴。惟梁五東關五侍側。酒至半酣。驪姬起告曰。主  
公虎霸列侯。百姓樂業。妾敬備小酌。以爲慶賀。公大

悅命樂工優施起舞優施乃驪姬寵幸之人知姬之謀逐舞而歌曰虎豹據山兮狐兔藏鸞鳳巢林兮

鳥雀亾晉霸諸侯兮其誰敢當

公聞優施之歌擊節大悅謂二五即梁二五東開一五也

曰寡人有雄兵五十萬戰將千員以戰則勝以攻則

取天下諸侯皆在吾之掌握若優施亦可謂善歌者

矣令取卮酒賞之二五乘機奏曰明公威德兼著諸

侯惧服然依臣等所處則地土愈強社稷愈安也公

曰卿等所處何如二五曰曲沃皆邑名公之宗廟也

相叔始受封蒲與屈蒲屈二邑名國之疆場也今國

則不互履則不曲池名

晉之北藩侯有之意

家都絳曲沃蒲屈皆無主守宗廟無主則祭祀失時

疆場無主則鄰國擾邊據臣之見莫若遣太子申生

出守曲沃以主祭祀令二公子重耳守蒲三公子夷

吾守屈使其練兵治民則齊楚不敢近視而晉愈大

矣公大悅次日設朝詔令申生出守曲沃重耳守蒲

城夷吾守屈城大夫里克諫曰不可太子國家之本

社稷之主所以朝夕不離君父之側故曰太子君出

國則太子主守大臣守國則太子從行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今在明公身旁使為社稷之主豈可出守遠

城哉公曰曲沃吾宗廟所在使之出守為先祖之主



又何遠焉。卿且勿言。里克退太子與二公子各拜辭。赴任太子出朝。太傅杜原款與大夫里克諫太子曰。今主公惑讒。嬖愛故逐。殿下將易奚齊。殿下既不能辭。何不遠遁。爲吳太伯之事。一旦免禍。又得令名。申生曰。奔往何國。二臣曰。諺云。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殿下能撇富貴。以免禍。則何國不可往。申生曰。君父之命。焉敢辭也。二公勿言。原款叩住馬首。再三拒諫。申生令左右擁原款上馬而行。士蔦見之。流淚嘆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史蘇與里克嘆曰。太子國之基本。晉侯使基本遠出。亂之兆。

後人有詩以美四大夫之先達云。

晉獻耽淫寵驪姬

一朝三子聽讒離。

他時蒲屈刀兵動

先見難逃四者知。

又有詩以譏獻公云。

莫道婦人多水性

由來男子少剛腸。

獻公本是春秋霸

長舌能將骨肉傷。

太子與二弟相抱而哭。別去。驪姬聞申生與二公子皆離朝。赴任。喜不自勝。召二五問曰。太子與二公子既中計去國。卿又何計。立吾子爲東宮。二五曰。未可也。必須殺申生。然後可立。奚齊姬曰。何計能殺申生。

二五曰。臣聞西虢公屢屢寇國邊境。主公正欲會議出兵征討。今日主公退朝。夫人何不請旨令詔申生率兵征討之。申生柔弱。若領兵伐虢。必被虢兵所誅。如其得勝回朝。夫人可奏其乘勝謀反。則申生死有餘矣。驪姬喜。會公退朝入宮。驪姬迎接見獻公。有不悅之色。乃問曰。主公龍顏爲何不樂。公曰。虢公屢侵邊界。吾欲征之。難得其人。所以不樂。姬曰。主公東征西討。威服諸侯。何憂一小虢乎。妾聞太子申生自居曲沃。兵威甚振。主公何不詔太子伐虢。則一舉而滅矣。公然之將。詔太子伐虢。畢竟如何。

批 申生申生何計得生

晉荀息假途滅虢

獻公次日遣使往曲沃。調太子領本部兵伐虢。里克心知是驪姬奸謀。諫曰。不可。太子初居曲沃。又調其出兵。此非王者以東宮待其子也。公曰。虢人日爲邊患。豈可不伐。克曰。但令將領兵征之。虢必下矣。何故。必欲太子親出哉。公良久問群臣。誰敢領兵伐虢。左班中越出一人。連聲應曰。臣敢奉詔伐虢。伐虢。公旣之。其人身長八尺。目秀眉清。胸襟磊落。膽量過人。乃絳州人也。姓荀名息。字子靜。時爲中軍大夫。公問曰。



子靜有何戰畧敢率兵南伐息曰臣聞昔者屈地名產良馬四匹。現在公廐。又垂棘地名所產白璧二雙。現在公庫。臣但得此二物。虢不難滅矣。公曰用此如何。息曰虢在虞國之東。欲伐虢。必道經于虞。虞虢二國雖為唇齒。然料虞侯貪利不計其遠。請主公降辭修書一封。將此二物與臣。假道於虞。虞若許之。則太軍滅虢。虢亡。虞亦可伐。此用餌釣龍一舉兩得之計也。公曰子靜之計甚妙。然此二物乃寡人之寶也。息曰虢人日侵邊境。若假道以滅之。使不擾吾民。此為國大寶。且又得虞為晉之外藩。主公何惜二物而棄

謹言  
可厄  
虞明  
不金

國之大寶耶。公大悅。即令取屈產之馬。垂棘之璧。修書一封。令荀息為都督。魏犇為先鋒。自率大軍五萬出城。城中兒童拍手誦謠言曰。

丙之晨龍。 豹尾伏辰。 均服振振。  
取虢之旂。 鶉之賁賁。 天策燉燉。  
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

氣數  
先定

先鋒魏犇錄其謠言。進于獻公。公召荀息問其吉凶。荀息賀曰。此伐虢之佳兆也。公曰何以知之。息曰。尾星名也。丙辰名龍尾。伏而不見。乃丙日之朔旦也。鶉火星名。虢公在南故也。天策亦星名。月行至天策故

燉燉無元火中成軍言火星至中天而事成此滅虢之兆必在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乃九月十月之交是其時也公大悅遂令荀息奉寶與書先元虞侯虞侯聞荀息召問曰大夫此來何故息曰寡君有書一封微奉二物虞侯得書讀曰大隣虞君侯摩下惟晉與虞相去幾許愧不能親遂成胡越今晉小邦無奈虢人見欺屢侵邊界茲來不勝其擾欲率將帥假道問罪不敢私度聊貢小璧二雙捷驥一乘伏乞見恤被凌之苦縱度關津稍得如意不敢有負只此哀丐望賜金諾

周王惠王也二十二年春三月上旬晉侯姬佗頓首再拜

虞侯覽罷大悅遂受其貢物許荀息領兵以度且曰汝兵若至我當助與一陣荀息退有上大夫曰里奚明知晉人行假途滅虢以餌釣龍之計然又自度虞公之不可諫故不諫下大夫宮之奇出班諫曰天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所謂輔車相依唇亡則齒寒其虢虢之謂也虞侯曰虞與晉同宗晉侯豈背祖而欺族乎迂儒不達義理妄為強諫叱宮之奇退奇乃號泣而出顧謂妻子曰虞侯貪利以召晉人滅虢



發脉  
緩了

吾為虞之大夫不能死諫豈可以食君祿遂與妻子  
是夜遁于西山耕隱却說百里奚出朝見荀息望前  
扯住叱之曰汝何得用以餌釣龍之計滅我國乎息  
大驚知百里奚之明遂揖之曰虞侯貪利無厭之人  
故拒公等之諫我晉不伐久後必為他那所併也大  
夫乃高明遠見之人何不去國奚泣曰我非不知虞  
亡在目下但國亡而食君祿國危而避臣難奚不忍  
也子何計以教我脫身息曰大夫不忍去國虞侯又  
不可諫何不臥病待國亡而後去之奚謝荀息即日  
上表辭病告養于家荀息回見獻公言虞許偕道之

亡下  
陽不  
棋而  
又有  
桑田  
之解  
是而  
奪之  
益其  
疾也

事公大悅即日遂進兵來至虞界使人報知于虞侯  
侯大喜遂令公子叔季叔仲領兵五千大開城門迎  
接兵而過獻公在馬上欠身謂二公子曰軍旅之間  
不能施禮但托威福伐虢之後決不負德二公子欠  
身遙答曰我父令我等率兵闢路以迎大軍我兵扎  
於虢界攻城之日當助半臂之力獻公但于馬上申  
謝更不停轡大軍望下陽而進下陽守臣  
舟之喬棄城走虢求救時虢公名醜率兵伐犬戎正  
戰于桑田虢之地名也喬又奔桑田告急虢公聞晉  
兵入下陽城遂棄戎不伐星夜拔寨而歸晉軍已過

以不可  
穩

下陽。號之地名。城下。號公傳令速戰。若晉兵入城。號不可保。舟之喬引五千精兵。當先衝陣。晉先鋒魏犇持戟出馬。二人鬪不十合。喬力不能抵。拍馬逃回。號公見喬兵敗。出陣前來。魏犇殺上十合。詐敗迎。號公追上十餘里。見下陽城東北角。山頂旌旗閃閃。鼓樂振天。號公問小卒為誰。卒告曰。晉侯在山上飲酒。觀兵。號公大怒。拍馬正欲搶上山來。回見下陽城下。納喊振天。乃晉荀息率大兵攻入下陽。號公進退逗遛。正欲下山回救。下陽。晉兵四集。左有先支。右有羊舌荀息。大兵在前。魏犇殺在後。晉侯在山頂上傳令。勿

得放走。號醜困在敵內。西陣後一枝人馬殺入。重圍公視之。乃公子。號叔啟來救其父。於是號公父子馬膊相挨。殺奔南走。魏犇望後連射數箭。副將趙豹中箭落馬。父子二人。人餒馬乏。走上二十餘里。山坡後金鼓振天。一彪人馬殺出。公以為本國救兵。舉頭視號。乃晉將軍顛頡引兵攔住歸路。號公父子大駭。更不合戰。勒馬便走。晉兵漸漸追至。趕叔啟將近十餘步。按住剛刀從掩心甲內取出流星銅錘。望腦後一打。叔啟倒翻馬下。號公正欲向前救子。却被羊舌生擒歸寨。叔啟亦死於亂馬蹄下。晉兵打入號城。

壁馬  
安在



亥不脯  
亥在此  
行也

擄其金寶焚其宮室出榜安民留五千兵以戍之囚  
虢公而歸。晉師正行之間虢將舟之喬引本部兵來  
降。荀息受之回朝時周惠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丙  
子朔旦果應童謠云却說虞侯二子扎于下陽以助  
晉人兵勢聞晉兵滅虢差人來迎晉侯晉侯問荀息  
荀息曰中吾計也遂命羊舌魏犇各領精兵五千銜  
枚從間道伏虞城西二十里清涼山下又差人賫金  
帛五車入城謝虞侯。虞侯曰吾正欲款納晉侯何故  
不入我城。晉使曰主公多多拜上本欲入城面謝奈  
久出遠邦歸心似箭聊備薄禮令小人致謝大軍已

度城下矣。虞侯急令有司整宴親自出城追至清涼  
山下宴晉侯于清涼寺。虞侯初舉酒以飲晉侯荀息  
右旁目視晉侯。晉侯接酒詐擲盃于地大罵曰逆賊  
焉敢以酒酖我耶。虞侯不知其故乃曰公差矣吾敬  
意豈行酖乎。荀息遂揚聲大罵曰逆賊與虢公相約  
欲毒我主而救虢公左右何不擒之。左右廊下衝出  
羊舌魏犇綁住虞侯。虞侯仰天嘆曰吾早不聽宮之  
奇言今日果中其計。後人有詩云

國勢巖巖鉄統城

虞侯何事苦迷心

鎗刀隊裏生擒日

仰面方嗟往諫臣

又有五言詩四句單道百里奚之賢云

大賢事業異 遠抱豈俗觀 百里奚非昧

知君不可言

叔季叔仲聞父被擒引兵殺人寺中伏兵一起羊舌斬叔季於馬下叔仲見父囚兄死拍馬殺回欲取救兵被魏犇發箭射於馬下不知性命如何

批 畢竟亮以蹇偵亡國哀哉

秦穆公羊贖百里奚

魏犇見叔仲中箭輪大斧劈其首於馬下引兵殺入虞城虞人不知其故斂手待戮晉侯入城傳令勿殺

百姓荀息領五百名壯士圍住百里奚之宅時奚聞虞侯出城知其必敗正欲挈妻孥出走聞晉兵至妻孥各相奔走奚被晉兵獲任來見荀息荀息知其賢乃親釋綁縛引見獻公奚告曰亡國之臣乞命歸田里公曰虞侯不聽子言故至喪國非子不諫也今以車載百里奚囚虞號二君而歸國忽近臣奏有秦使至公問爲誰近臣曰此人乃秦伯之族名枝字子桑時爲秦國大夫乃公孫枝也使召枝問曰大夫此來有何高論枝對曰先君秦成公穆公之兄遺命以明公乃金玉之枝國勢雄甲諸侯故令寡君求偶于大國



所以將絲蘿而傍喬木也。今寡君新立，不敢違先人遺訓，故枝求偕。明公倘不以秦為陋，願請以令公主歸之，以成秦晉之好。不知明公尊意如何。獻公喜曰：「原來秦伯令汝來求婚也。」枝曰：「然。」公曰：「大夫請宴待寡人商議。」枝退，飲宴。獻公召太史官蘇卜之。史蘇卜曰：「不吉。」卦占得雷澤歸妹。主後世秦晉因婚姻而有刀兵。秦吉，晉失其主。依臣愚見，此親不可許。公意躊躇。群臣進曰：「夫晉乃金枝玉葉，秦為諸侯之雄，兩國威風，正是匹偶。主公何必以卦為疑哉？」公然之。許子桑回報，子桑受命歸，見穆公。穆公大喜，具聘禮，召子

原未  
百里  
是  
家  
不  
是  
牧  
牛  
即

七十  
老翁  
走得  
五十  
里路  
老健  
老健

桑往晉迎婚。子桑復至，晉呈上聘禮，獻公笑曰：「秦晉匹偶，何以聘禮為哉？」遂賜德貞公主。晉獻公之女，申生之姊也。粧資百輛，詔以虞之大夫百里奚為從。禮諸侯有正姊，要大夫為媵。公召枝入，告以婚成。枝拜謝出朝。公主亦辭父歸秦。枝既成其親而歸，秦伯大悅。文武稱賀。百里奚自嘆曰：「吾抱濟世之才，為虞國大夫，虞亡歸晉，晉又不能我用，而使從媵于秦。吾年已過七十，生平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臨老為人之媵，臣乎是夜遂逃出城，歸于虞，迷其道宿於城東野人家。次日恐人識之，望西走五十里而迷其

是簡  
奇貨  
何必  
賣身  
好笑  
好美

路秦伯聞百里奚走歸置而不問大夫公孫枝曰百里奚天下才也主公宜速令人追之秦伯笑曰吾聞奚為虞之大夫不能謀其社稷以至君死國亡而乃委質為人從媵何才之有枝曰百里奚雖事於虞虞公不用其才也國亡而臣于晉晉又不用而送于秦是天與明公也明公若能用奚秦必得志於諸侯秦伯曰奚縱有治世之術年已老矣將焉用之枝曰昔者西伯得呂尚於渭濱年過八十猶能興周以分土於齊大才豈屈于晚哉秦伯不得已乃令枝追之奚迷道走至宛城今鄧州縣楚國野人獵於宛城之野

奚饑向前問曰子獵者能食我一飯乎野人見奚鬚眉皓白顏貌魁梧知其非常之人乃引至家中以酒食待之公孫枝引從者數十人詢訪追至村庄直入見奚請歸奚堅辭曰奚乃亡國大夫年過七十無所效謀今欲辭秦伯而歸田里恐觸怒見責所以偷生而出今若再回非臣之願也枝曰主公知大夫乃命世之士故使枝而請回大夫若堅意不出豈欲塵埋珠玉而老死溝壑哉且枝聞好從事而失時者不智懷其寶而迷其邦者不仁士遇明主得時而行道猶如龍虎得遇風雲子何不省而昧仁智之權奚不得



得以此大夫

已而與枝同回枝命取資帛酌庄主時未曾帶得金帛。惟左右獵得五羊羖在枝遂以五羊羖酌其在主時號為五殺大夫與奚同歸。後人有詩為證云

宛城春風動綠楊

秦臣疋馬趕逃亡

當年不霸西戎土

空使後人笑五羊

枝既歸先入見秦伯曰百里奚臣雖追回望明公處其重位使其得展平生之志秦國之幸耳穆公召奚封為上大夫奚辭曰臣亡國老俘碌碌庸才何敢望其高位秦伯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今寡人得子勝如涸魚得水子何苦辭奚曰承主公厚賜

非敢故辭然秦欲富國強兵兼併諸侯非臣故友不能任其職也秦伯曰卿友誰人也奚曰此人乃齊之

涇地名在沛縣人也姓蹇名叔字伯時通今博古曉達政事但恨時無明主故隱居不仕主公誠能以厚幣聘之寵以重祿則秦霸不難矣秦伯大悅遂令公

子繫以金帛往齊聘蹇叔繫承命逕投齊之涇村見數人息耕子隴之上相賡而歌曰

縱橫戰馬滾紅塵

瓦裂封疆處處兵

堪笑當時名利客

不知風急鳥投林

繫在馬上聽其音韻絕塵皆是忘世之曲乃嘆謂從

者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入蹇叔之鄉。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風。信乎君子爲世之寶也。乃下馬向前問耕者曰。何處蹇叔之居也。耕者指示曰。前去里餘修竹林中。左泉右石。中間一小茅蘆。乃其所也。繫謝上馬前行。里餘望見前村。修竹林中。蒼蒼鬱鬱。左清泉。右白石。隱一艸蘆。甚爲清雅。繫因在馬上口占一律以寫其景云。

翠竹林中景最幽  
數方白石堆雲起  
得趣猿猴堪共狎

人生樂此更何求  
一道清泉接澗流  
忘機麋鹿可同遊

紅塵一任漫天下

高臥先生百不憂

繫吟罷携左右。直入竹林深處。停馬于廬外。令左右扣其柴門。內有一小童。出曰。佳客何來。吾主不在。舍下。延繫而入。繫曰。先生何往。童曰。早間同數高士。尋春於綠野。少頃卽回。言訖。蹇叔携二三僕。提壺挈榼。載吟而歸。繫在門外。遙見斜陽林下。一士人。癯瘦長。耳布袍麻履。笑撚一枝梅花。望草廬中而歸。吟曰。

桃花紅 李花白

桃紅李白呈春色

惟有寒梅不闌芳

藐視年光爲過客

繫出林外。施禮曰。久仰清風。夫何相見之晚。蹇叔



此詩列國志傳 卷四  
三  
忙下驢延入艸廳分賓主坐而問曰執事從何而降  
有何教益繫荅曰吾乃秦伯之族名繫字子綸奉秦  
伯之命賚禮物來聘先生入朝共議國事蹇叔慌忙  
起謝曰叔山野鄙民敢勞公孫下降命設酒禮以宴  
繫繫曰朝命繫恐不敢稽延請公治裝就道叔辭曰  
山野小民素無遠達豈敢就聘大夫請停車容叔具  
辭表以上繫曰公不必辭此大臣百里奚所薦也繫  
聞丈夫處世遇有爲之君展平生之蘊乃其志也何  
必苦戀林泉其與草木同腐公若一出得志行道致  
君澤民上不負所學下不愧相知不必苦辭叔詢百

辭惟

里次所薦之故訢然許往畢竟如何

批 了此法與之令點景

奚日蹇叔分付家人勤治耕稼毋致荒蕪產業我入  
西秦不日將復歸隱家人受命蹇叔遂携琴劍與繫  
往秦穆公聞蹇叔至降階親迎封爲上大夫與百里  
同治國事 後人有詩云

蹇叔村庄一老農

長年抱策隱隆中

穆公不進求賢馬

爭得先生建大功

驪姬計陷申生主

却說驪姬賀晉獻公曰主公威加遠國得勝而歸又

比二  
五更  
狼

與大國結親成足慶賀公曰虞虢雖滅耿霍魏三國  
勢尚強曷吾不日欲興兵征此耿魏方滿吾意次日  
公設朝與群臣議伐耿魏之事荀息奏耿魏小國也  
主公乘得勝之兵親自征之望風而降矣公悅遂令  
畢萬為先鋒趙夙為謀主親率大兵五萬出城留荀  
息守絳驪姬聞公出征召二五與優施問曰伐國之  
計本欲害申生主公乃親征得勝今又遠伐而申生  
安然無事此計何日而成優施對曰臣再獻一計令  
申生不日而死姬曰計將安在施曰主公遠出夫人  
可遣人在曲沃召申生回朝申生至夫人詐以夢見

夫人  
心最  
毒

申生之母姜氏蓬頭跣足在陰司受苦申生素志  
義若聞母在陰司受苦必歸而祭之祭則分胙禮  
肉曰胙奉夫人夫人可置毒於胙待主公歸奉與飲  
食公知毒必怒申生而殺之此申生死有餘矣姬大  
悅即自遣人於曲沃召申生申生歸見驪姬驪姬佯  
哭之曰為人子止於孝父母既亡之後亦必追祀吾  
近夕夢見汝母姜氏蓬頭跣足在陰司受苦故召你  
告之申生聞言放聲大哭姬曰慟哭無益汝速歸而  
時祀之可也申生拜謝歸曲沃即祀其母令使者賫  
胙禮奉驪姬太傅杜原款諫曰驪姬妬忌逐出殿下



弟兄豈有誠必相告必是其中有詐臣聞主上出征  
若進胙肉恐中其計申生曰彼既以誠心告我祭不  
進胙得罪反重申生不聽而進之驪姬受之置毒於  
酒肉藏待公歸却說耿魏霍三國圍晉兵至量寡不  
敵衆各各出城奉表納降晉兵不動寸鉄收三國得  
勝回朝荀息率文武出郭迎接獻公入朝謂衆臣曰  
寡人南伐虞虢乘勢西平耿魏兵不血刃而三國投  
降皆趙夙畢萬之力以耿國封趙夙爲耿大夫以魏  
國封畢萬爲魏大夫設宴大賞群臣群臣出朝太史  
郭愷賀畢萬曰公之族自此大矣畢萬曰何以知之

愷曰萬數之盈也魏名之大也以是實賞天敵之矣  
且天子謂百姓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  
盈數以此推之知公子孫必爲諸侯矣是以賀萬謝  
曰萬初筮仕于晉得水雷之屯卜者亦曰公侯之卦  
今子以此賀萬他日子孫稍應子言萬不敢忘但子  
祕之勿洩矣二人相謝而別其後子孫果至封侯卽  
魏國之祖也却說驪姬聞獻公回欲將胙肉進於公  
優施曰不可里克知之其事必敗姬曰奈何施曰臣  
今夜請克在臣家飲酒臣試說克助夫人看彼如何  
姬許之是夕設席請克克至會宴酒至數巡施起曰

大夫盡忠於朝社稷之臣也然憂國奉公心不暇豫  
言不自在心安也故施見公今日政暇備此草酌少  
娛片時也里克悅盡歡而飲酒又數巡施曰席上無  
懼不樂施試歌舞一回奉大夫數杯如何克曰可施  
舞乃歌曰 暇豫之悟吾 吾不如鳥鳥  
人皆集於苑 我獨宿於枯  
克大笑曰何謂苑何謂枯施曰今有人事其主母爲  
后子爲君豈不爲苑之茂林而烏有棲乎今有人事  
其主母既死子將危豈不爲樹木枝枯而烏無所棲  
乎克默然良久怒目視施曰子謂吾事申生不如汝

事驪夫人子母吾知之矣子將爲夫人謀我也遂起  
而出施忙扯克之衣而跪曰明公高見不能遮隱今  
夫人實欲逐申生而立奚齊滿朝文武皆不敢諫惟  
公屢拒其君今夫人令施劫君以殺太子久保富貴  
克泣曰吾官爲大夫食君祿而殺君之子不忠也吾  
寧不諫任汝謀之遂出次日克見狐突丕鄭二人名  
于朝門外曰史蘇言驗矣突鄭曰何謂也克曰驪姬  
欲殺太子而立奚齊令優施劫我以殺太子我在劫  
挾之中不敢拒諫欲稱疾不朝公等入朝宜盡心諫  
之二人大驚入朝獻公果大怒出朝詔兵圍曲沃殺



孤突  
無計  
救大  
子

申生左班中一人忙奏曰主公請息虎威臣等不知太子有何罪故出兵捕之公視之狐姬之父重耳之外祖姓狐名突官為大師乃公之國丈也公曰吾嘗聞驪夫人告曰太子居曲沃聚軍馬結民心將有叛意吾以為詐今者吾征耿魏而歸彼置毒酒以酖我也突曰此必其中有詐公曰我曾將此酒酹地而地起火以肉喂犬而犬立斃何詐之有突曰臣聞祭肉出三日則不可食此肉今已旬餘縱無毒在亦臭惡傷人主公請詳之獻公令獄司取出重耳將肉以啖之其囚立死獻公大怒喝二臣退令再諫者斬遂令

重耳  
豈得  
無重  
瞳相  
呵耶  
可

殿前將軍奄楚賈華各領衛卒五千前捕太子與其傅杜原款二人領兵出朝狐突退謂二子狐毛狐偃曰主上無道嬖驪姬而殺太子其禍必及於重耳吾觀重耳目重瞳目內有兩眸子脇肋駢腋下之肋骨合駢而為一片必能強大晉國我為國丈不能諫君從此吾杜門不仕汝等速往蒲突又修書使人星夜教耳以圖功名二子次日奔蒲突又修書使人星夜教申生逃難却說奄楚賈華二人引兵圍曲沃申生知其禍走於新城晉之邑名也杜原款申生之師傅走不及被賈華仗劍斬於城下款將死謂從者曰為我

從此吾杜門不仕汝等速往蒲突又修書使人星夜教耳以圖功名二子次日奔蒲突又修書使人星夜教申生逃難却說奄楚賈華二人引兵圍曲沃申生知其禍走於新城晉之邑名也杜原款申生之師傅走不及被賈華仗劍斬於城下款將死謂從者曰為我

告太子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故有今日之難臣不敢偷生愛死然太子不從管目之諫以至今朝禍臨請必無悔其死且臣聞死不遷情強也守情悅義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申生聞言慟哭受命乃走至新城畢竟如何

批 臨幸時原像呼德口語

十英傑輔重耳逃難

申生走入新城得狐突之書泣曰伯氏謂狐突也愛我甚厚然吾思逃走其罪必歸於君是惡君也且彰君父之惡必見笑于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于諸侯

不國言自走賁路

難經于新城中由孝哉

千載之下猶令人淚下

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守不重困勇不逃死吾寧得罪俟死何敢逃死令其臣猛足告狐突曰申生得罪於君父不敢逃死然吾父老矣願伯氏盡心輔佐以助吾父申生雖死亦不忘矣猛足受言既出申生自縊于新城賈華兵至聞其自縊斬其首級回報後人有詩哀申生云

父子本天性

卓哉申生子

獻公反滅之

純孝死不移

又宋賢有詩云

父母如天罔極恩

知而不昧獨申生



刀兵滾滾因讒重。

俛首新城止待烹。

驪姬問優施曰。申生既中計而死。如今可請立奚齊。  
否。施曰。未可。重耳夷吾尚在。如不盡除。恐後必有禍。  
患。况重耳駢脇重瞳。狀貌非俗。久後必成大事。宜速  
除之。姬曰。何計可除。施曰。此易事也。夫人但奏申生  
之謀。皆重耳夷吾共譖。則公必怒。而一計盡去矣。姬  
悅。會獻公退朝。姬泣而訴曰。妾聞重耳夷吾。怨申生  
之死。道妾所譖。二人終日練兵。欲入朝殺妾。而謀主  
上。主公寧殺妾身。以安社稷。勿至禍臨。而悔不及公。  
曰。申生謀弒君父。其罪合死。何干汝事。姬泣曰。重耳

夫在

大扶

重耳

只有

法不

然又

一申

生之

滿耳

夷吾克暴不仁。見申生既死。意望東宮之位。恐妾子  
母相間。故捏調。陷妾然後盡奪君位。公大怒。即令賈  
華率兵伐重耳夷吾。賈華領兵先至蒲。却說狐毛狐  
偃領父命奔蒲。見重耳。俱以父命告之。重耳猶豫未  
定。忽報賈華引兵到。重耳始信蒲之百姓皆願出戰。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可校也。華攻入蒲城。殺入重耳  
之堂。重耳與狐毛兄弟踰後園。土墻而走。寺人李披  
仗劍追入後園。見重耳正踰土墻。披挺劍望重耳背。  
後便砍。砍之不及。斬重耳衣衿而還。非重耳不能敵。  
披乃奉君父之命。而不敢拒。此晉重耳之孝義處也。

後人有詩云

父失慈兮子盡孝  
文公不校蒲城戰

能知此義獨重耳  
高出春秋五霸家

又一絕云

鳳脫鴉群翔萬仞

虎離豹穴奔千山

要知重耳能成霸

皆在周遊列國間

李披收重耳之矜回報。重耳與狐毛走入翟城堅閉不出頃刻城下。有七八騎相繼而至。呼開城甚急。重耳疑為賈華追至。令勿放吊橋亂箭射下城下。大呼曰：我等非追兵，乃欲從公子出奔者。休得放箭守城。

又不一  
狐之  
趙衰  
而長  
事賈  
它一

軍卒報于重耳。重耳令開城納之。七騎入城，願從出走者，却是誰人。

第一騎能文能武，善謀善斷。中軍謀主趙衰，字子餘。

第二騎博古通今，學問老成。中軍諮謀曰季，字胥臣。

第三騎仁慈愷悌，禮樂週全。上軍大夫公孫賈，字咤。

第四騎性氣慷慨，武力超倫。中軍都護魏犢，字公諒。

第五騎守忠秉孝，義氣絕人。中軍裨將介子推，字公愨。

第六騎英雄無敵，不畏強禦。下軍裨將顛頡，字高。

第七騎狀貌魁梧，智勇出類。下軍都護先丹，字木春。

第八騎武藝超群，言辭華彩。上軍裨將畢萬，字極之。



其先相從在城。二騎却是誰人。

第一个英標冠世。才能兼備國舅狐毛字子羽。

第二个心膂磊落臨機隨應國舅狐偃字子犯。

此十人者實晉國棟梁。邦家瑚璉。故不肯諂事驪姬。

所以甘心棄位而從奔者也。既入城相見。各各相抱。

痛哭重耳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衰等曰。主上失德。

寵嬖妾戮親子。故我等見公子寬厚。所以甘心棄職。

願從出亡。重耳泣曰。公等能協心從某。誓不敢忘。衆

皆踴躍願從。魏犢超出謂衆曰。我等既皆協力以輔

公子。肯助其一陣。某願催兵打入皇城。斬驪姬。誅奚

同君  
好內  
道子  
殆

齊掃盡。二五優施。有何難處。又何必皆為外奔。重耳

曰。公諒犢之字。言辭壯大。誠慷慨之丈夫。爭奈君父

在。豈敢如此。不如暫避其難。以作他圖。魏犢乃是一

勇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忿怒曰。似公子畏驪姬。

如蛇蝎。何日能成大事。狐偃謂犢曰。公子非畏驪姬。

君父在上。無奈何耳。犢雖聞其說。猶自園睛嚼齒。怒

氣不息。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晉重耳得將佐之盛。

文公昔日遭讒變。

單鎗足馬奔如電。

當時輔從有何人。

英雄盡是山西彥。

山西美彥聚如雲。

吞虹吐雨星羅胸。

龍嘯  
虎嘯  
翻雲  
覆雨

文臣高等擎天柱。

武將雄跨駕海虹。

君不見趙成子。

絲綸遠抱高千古。

舌尖翻起三江浪。

筆鋒掃退千峯兩。

又不見魏武子。

炯睛藐視千斤斧。

十指擒收北海龍。

雙拳制服南山虎。

狐毛狐偃盡璠璣。

子推白季皆瓊琚。

賈佗畢萬珠幾藪。

顛頡時春錦繡車。

執鞭墜發爭先起。

製刃推鋒相翊羽。

周流歷遍秦齊楚。

自相激勵為股肱。

譬猶虎嘯風自生。

龍興四海有雲騰。

古來真主百靈扶。

朝陽將出鳳鸞舞。

要知重耳能成業。

皆在諸臣抱英武。

忽聞金鼓聲振重耳又疑追兵攻城荒忙與數十從

臣出奔柏谷晉地名謂狐偃曰試卜之奔何國為吉

偃曰不必問卜夫齊楚路遠而望大不可因困以投

不如且回翟城重耳曰翟近晉國伐兵必至偃曰翟

雖近晉而不與晉通且翟人多怨汝父侵暴但厚恤

翟民以圖大事可也於是遂奔于翟翟城百姓皆願

與出力戰守却說賈華既逐重耳遂率兵至屈伐夷

吾吾問其臣卻芮曰吾欲亦走於翟與重耳同處何



如詩曰不可兄弟同難其後必爭不如走入梁小國

也梁近於秦秦與晉婚姻之國日後或見有助夷吾

聽罷遂同芮走入梁賈華追夷吾不及回奏獻公獻

公欲起大軍伐翟梁群臣皆諫曰父子無絕恩之理

今二公子罪惡未彰既出奔外而必欲殺之恐見笑

於隣國也公意稍回曰今群鼠狐謀謂衆子也不可

留于國內傳令盡逐公孫宗族詔立驪姬之子奚齊

爲太子令上大夫荀息傳之群臣見逐公孫宗族而

立奚齊皆稱疾不朝亦有辭官去位者不知晉國政

事畢竟如何

